

陸

思

永

文

集

交2825641
35



睦修年先生名思永避廟號以字名增廣生父石
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官檢討先生生時在其父萬
曆十九年領鄉薦之後未成進士之前明亡時年
四十餘歲其殆編自序記丙申乃順治十三年又
集中丁太君壽序記乙酉乃康熙八年時先生年
已七十外胞兄明永崇禎十六年壬午舉人甲申
南都授華亭教諭乙酉死于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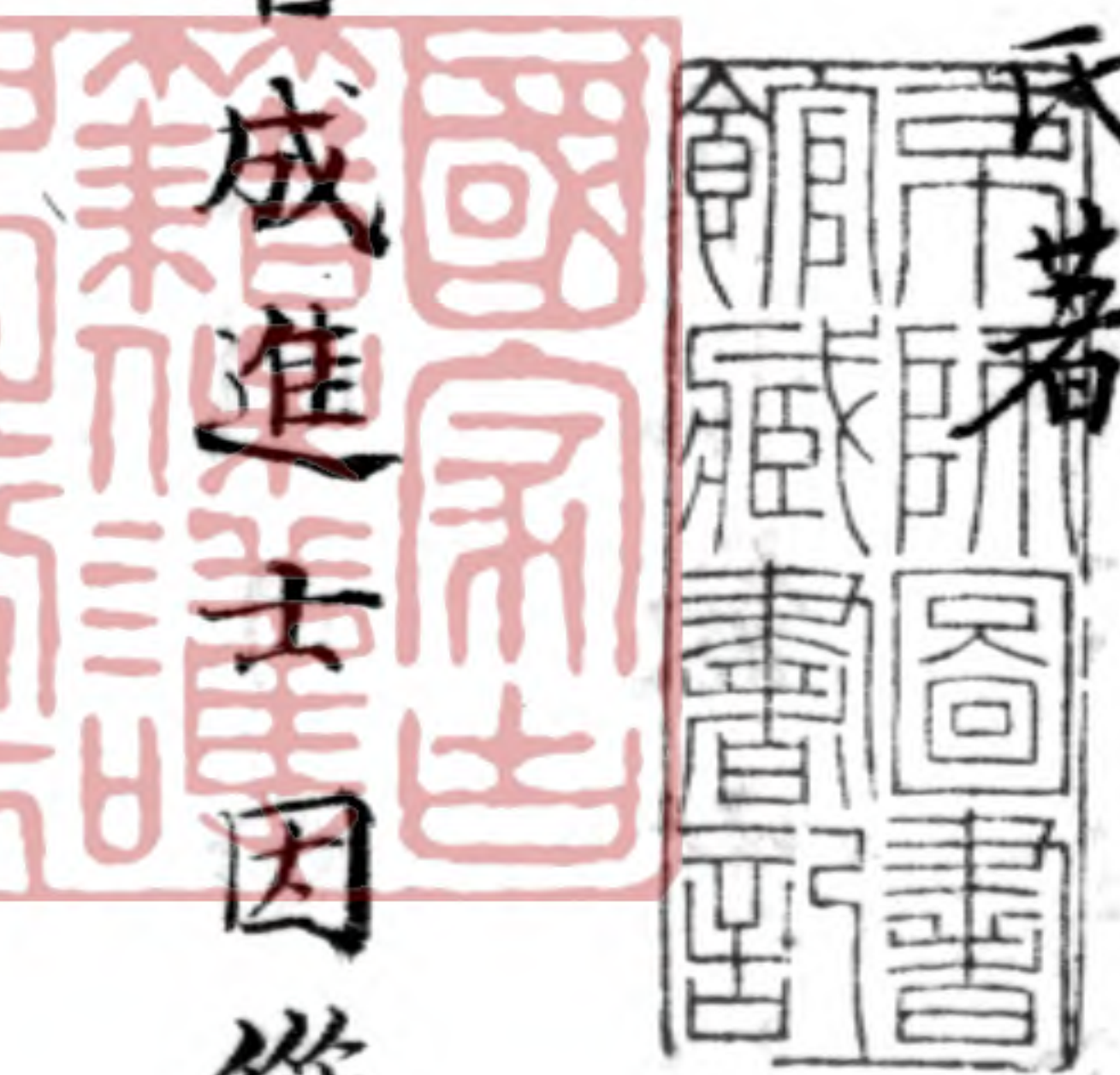
睦石行略參
鎮江府志

文集八

丹陽睦思永修季氏著

仲兄墓誌銘

兄諱念永字祖年太史公次子母曰陳生四年而先君成進士因從
之京師授之詩及習書輒解同館諸公以夙慧器之比先君歸養日
惟攜之對客飲奕曰乃翁苦求仕母以苦其子矣先君見背時年十
三伯始延師教之比耦業、輒就然詩若書奕飲事先中于習雖勉
于業而不能過攻苦弱冠即補邑弟子員娶王氏郡富室也益得購
古今書籍日資博覽湛樽酒以為課孀孺人喪乃有妹矣苦節事妹
字孫嫁治裝矣先十日壻卒偶有所憤遽遺告其舅姑欲終為壻守



伯難之壻家致仇伯氏兄勸慰妹不得家庭間或不諒之既免嫡母
喪遂寓郡而母不願就之養始暫寓耳既而歸輒難家貧遂久焉故
不得志恒鬱、蓋託于酒人徒謂其嗜飲不知乃託以自陶也伯雖
時以宜節相戒然已病不自能制矣甲戌年四月卒于郡寓年三十
有七耳烏乎娶垂二十年不育庚午始舉一子曰善積憶思永癸酉
臘生長兒正三日候于寓兄抱積謂曰汝家庭間有祖母有伯有叔
有伯叔母有弟有妹有兄今又有弟人倫備矣孰知曾三閱月而乃
無父哉烏乎兄垂絕伯適自游魯歸訣于榻前曰今但當恨飲少勿
以酒悔也為誦陶白兄羶狀兄為人愷摯而坦親友接之無不怡愉
性不吝財固為家教而兄彌甚遺產故薄一無所問也獨富于書史
顧積幼遂為乳媪婢僕竊鬻以盡詩文不甚作有散書在雜記中者
幸偶檢存併所題識評閱諸書語輯為一卷付積歲丙戌二月日葬
于華店却祖塋之側思永為之銘思永其同母弟也
銘曰汎覽典籍沈酣麩檠古所謂達彼榮名藻采最重于世而皆淡
焉則是性故已與世違其胡能不早與化而俱逝也邪

倪公文甫碑

崇禎十有五年六月甲子丹徒處士文甫倪君卒以其年閏十一月
庚申卜葬丹陽睦修年爲表其墓曰士學之千古由驚名而遺實也
君植孝悌之性擴端敏之才克致諸行不以矜辯見長洗映之養百
里躬齋弗苦霖暘而輕委僕御推產惟公雖嫡無倨而歐脫之自母
遺者矢守之廩如也至廣義阡闢家^塾熟斥金穀以從事無所吝益其
父母兄弟之間能調于迹之未形而彌其譽之莫啟宗族祠墓之事
既力倡之先衆而單其勤又謙居之後已而泯其能無詭得之心以
營家無躁進之謀以貽世其恬于榮勢而安為修謹也如是者夫積

學期楸敷詞期弘欲以張其族而里有文行之稱則旦夕、弗弛于念焉諫垣樸菴公于公為諸弟自費舍至上第或陟或黜所以友愛之者如一日視以名位為軒輊者遠甚隆禮師友無不曲至時或盤桓山水適情詩酒莫不求以得其歡心以為學貴迪其明悟豈必兀、一室伊吾達曙乃為善教哉故師友之相契以玉子子成惟其能見學之大也君既于慈嚴間欲婉為色養不得不時在侍次又會母病遂以廢學早惜未有以究其才之所造又未于壽以優體道願然其品行卓狀已足型末俗而厲頹風矣敬為著其大美勒之貞珉俾子孫有所興焉余言雖未能美而傳因公之德有不可得而泐者矣

冊田倪氏東分宗祠碑記

今之禮以義起而足惟俗化於萬分一者惟大宗祠之設為尚然其制莫為之訂卒未能畫一以與古禮傳古者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以五等之爵言之疑于士庶人不可干矣然春秋譏世卿則爵亦不紀于遠而九兩之以宗得民民槩士及庶人矣使尊祖敬宗之禮士庶莫之與將追遠且弗可得而何以植禮義而厚風教乎夫禮籍廢于尊君卑臣之秦而漢興不能規古以尋其緒故漢而後雖有大臣立之廟之文而迄無成法著在史冊雖程朱大儒攷究無從而僅以宗祠申四親之祀而已義門鄭氏有始祖之祠方正學先生宗儀引而

詳定之魏莊渠先生有南向西上之辯于是大宗祠之制始變而通
顧今建祠殆胥宇徧然于萃渙之誠饗祝之文或昧昧耶使族之人
歲時一聚亦敦睦之義意存焉爾吾郡之倪氏自文節公始公有守
鎮江之命而未上當時郡儒劉文清公迎候諸啟所與言事當釐別
者諄懇不一如仔肩疆圉其造福何如止其哲嗣小試一邑然其裔
在茲遠條蕃衍亦足徵治澤之休矣迄元氏莫顯惟以技事效召役
之義故占籍貫東西分蓋際文化運否世遺之教澤寢微所由彞叙
莫謹而蠲祀亦睽職是故與東祠之建其志始于養吾公某念始遷
祖胡可闕如于一獻是豺獮獮之弗若也其後玉吾公某繼其志倡

各分助資積二十年剏構于天啟初元門寢祀序几筵櫝器靡弗具
有廡以列班次而安餽宴有樓欲貯典策以興家學將宗祠而可兼
行先正范文正公義莊之美規焉閱歲月以漸以傾毀奉嘗禴者瞻
焉興慨孫某等謀葺新之既成屬爲一言梨諸麗牲之珉愚何能折
禮訟于盈庭惟是程夫子有始祖先祖之祀而朱夫子謂疑于禘禘
鄭氏諸家以始遷祖當所尊之始祖是與王者推祖所自出而言感
生帝者殊矣以分居之祖為各支所宗之先祖亦與七廟五廟所合
祀羣祧異矣則謂禮之以義起而于先王以宗繫民之遺則同可也
倪之先最著者漢寬以諫諍經術傳而文節公尤精史漢述其異同

有得于春秋比事屬詞之學焉在元有以高隱名藝術稱近代多起家
朝署者而惟樸菴先生以清忠聲卓署垣為涵流砥柱則茲地所鍾
也其氣節文章皆足為後所矜式羣族之人苟于焉視傲由以進史
藝而湛于經術何難焉在易澤與地合為萃是凡格廟者之象也抑
寧惟是用大牲為吉坤柔順利在得主而喪朋兌以澤物則相麗而
有朋友講習之益故廟中即有興文崇學之事焉是當去私比而取
諒直族所以無憍恣蕩佚之紕屬也周易序以反對而升則吉于南
征乃巽坤竝而中圖離也離者文明之象虎變豹變所以宣化成也
而巽為漸以入德之幾故學始于遜志而終于可權三陳九卦必歸
于巽可見也坤兌巽陰卦也是廟中之事貴乎以陰貞據陽元所謂
含章美而從王事者此也建祠而有契于是則繩武而垂裕惟宏矣
敬書以告倪氏子子孫孫永保焉

周季純先生語錄詩文集題詞

正學之不明大率為科名所奪不肖思永

猶及讀先祖手澤理學書

一二種顧從事舉子業之時多而研究此一二書之時少即研究亦務攷其義訓未知返而實體於身也幸猶及侍任健復先生每蒙獎掖輒從而聆其所得於東林之緒言然健復少著述至周仲純先生則止一再晤而未深叩其蘊蓋多寓嘉禾云嘗以臆見序其懼言而無當也季純先生為難弟居東林最久其道與伯仲兩先生同而養尤和氣尤靜思永憾山居未得早一請教客夏識面於顏公垂所湛穆之真足動人敬既而冬仲從揚天玉山齋見讀其易日錄裒歸手鈔

而玩之即有師受易學意初春晉謁於公重館懼其擯而未遽請也
乃先生不鄙出其平日所論學諸要言鉅札及他詩文令思永有所
去取其間思永何知然私幸以此徵先生之不擯也捧讀其書如主
靜之得力與敬天體仁安貧樂道諄於天理人欲之分洞然於理
氣死生之故粹美無疵誠斯道之真傳也思永素患遊思太多得先
生書而悚然若有所入因益欲叩其主靜之學以主靜即易之微也
茲妄以蠡測稍次甲乙而不敢辭蓋將藉是希得授以窺見忠憲高
夫子門墻之端焉爰敬題數語於後

衛生公府君傳

衛生翁諱應銓字玉卿佩常翁之長子也幼苦志於學佩常翁親課
之督警弗少假用砥于成然僅有名諸生中終蹇於名場焉所至弟
子從遊者恒數十輩所以警督而有成者與佩常翁埒嘗寓讀聖壑
禪房迄今老僧猶能述其攻苦之狀云徃先王父封史公有志於合
譜之事託一族子為之其人不免於本支閭為紛更它支繼子或為
隱其姓或詳畧失裁以啟疑隙王父耄年不及釐正以囑伯兄嵩年
伯兄食貧困諸生中僅及同衆族為合祠舉於譜曠焉每語衛生翁
以為歎翁輒以為任當授經郡族時其家裕于財乃以此事相商郡

族慨置楮墨使從事於是各支所續多井；可觀顧前之被紛更者終匿不使翁得洞察而牴牾顯然者已考著不遺餘力矣其有功于祖先有如此者遇事辯折可否媿；無倦雖困抑卒無所卑屈於世卒年止六十有一二子昌字聖澤求字聖益皆才而敏博有父風昌為諸生僅五十一卒別有傳

少東府君記畧

少東府君諱基字紹成都諫公筮仕行人留室侍兩尊人而挈子京卹府君方垂髫即有四方志趙代中原遊歷無所憚甫十一學使者擢領童子試同入泮者十九其視席友令菲泉采公名下士也甚賞之于歌采芹日賦詩寵焉即受餼黌舍屢鎖棘不獲隽逾六十翰簡公舉于鄉即謝去子衿以貢遜後受餼者以讀書會友為事時或閱佳山水攬卉物觀化悅生而已都諫公產不殖以好交接急調卹悉蕩去故宅數椽遺圃半畝擁書高吟宴如也毘陵唐襄文公先都諫通籍第一人重都諫公歲必一再相訪器府君以小友呼之所講聖

學道與及經濟典故靡不契領而默識之然觀山農心隱輦有號呼
朋類狀知陽明心齋二先生之遺教將有召疵者故不附其壇坫但
私尋繹自得耳所閱經籍若五經四子書近思錄性理無不朱藍墨
三色批點者他若諸子漢唐名策皆批覽殆徧以某日第幾本題冊
首則日閱無暇晷微矣及門士為所獎掖者甚夥而以德業文學知
名于時則明石蔣先生健復任先生為最同志則丁少宦蔣晚山教
人若詩酒相遊從則吉秋宇堵玉峯偶秋江孫思和仲牆多其人皆
忘聲利畧煩縟論心較藝至即焚膏具庖廡若歸即音韻之事亦所
研究時親其徒云當日謂府君豪于才而能斂于學若曠達而實沈

請故宜臻上壽享備福焉

忻然翁傳

孝宗世海內極盛百姓恬於父安粟紅貫朽商賈咸有士心吾族超
三公兄弟積粟煮海以貲雄於邑之南鄉雖遜倚卜而顧交遊賢豪
間若伯常公嘗浮湘蠡涉鄒魯登前門見於當時文人金臺贈別其
致可想也忻然翁為其羣從乃能蟬蛻醲肥習棄貿遷而退居田舍
甘於樵釣侶不問家人生產謂擁厚富則易以淫縱非永世軌於是
一以耕讀遺之室有賓戚至雖淡泊必畱連相為款洽無匿影畏人
鄙陋態婦女即不廢井臼白役必使勿恒露頭面無內外別迄今其後
遵之較諸族其清白為尤著即甚貧率敬禮師友坐其堂不聞嘻

聲皆公之澤也超三公既析箸後或有以十分中畸於私而致訟者其質劑今猶存翁傲然不屑也故產獨儉而其垂後也實豐矣翁之考初艱於嗣乃鞠其內兄之子比父母歿翁之兄若弟莫之顧翁獨奉與偕居其卜居荆城港也以舅氏族故金壇而港距其邑近使伯氏得時往來本宗以順適其意蓋其孝友如是今兄弟後或寢弱或彊而無能馴於詩書之雅獨翁子孫隸博士弟子者代弗替非天之報施善人也邪航泛鶴谿杖探鹿迹談餘奕暇時浮大白以今思之非熙世之高士哉丙午夏修季始遇翁之里拜翁之像乃述之以志其畧期翁之子孫保而勿墜焉

先考翰簡府君嫡母丁孺人行畧

先君諱石字金卿初名金礪屢上公車夏呂字為名乃第進士先世居邑董莊培桂府君始居麻巷是生烏程府君則曾祖也諱仲德祖諱燁任刑科都給事中考諱基縣學生封如先君官壽九十二後先君一年卒妣沈孺人同邑大司徒耐菴公孫女繼曹孺人丹徒封給諫守愚公女先君則曹所出也生而穎異從句讀師于書過口成誦目數行下已從毘陵師治制義師于文尚穠郁而先君不事詞師責之封史公舉子已垂四十知先君故不事督過也襄文唐公至都諫公同榜也亦不善師所論文畢歲師謝去封史公乃自教之恐恃敏

而不求決于心也每書必使誦百遍先君遵命弗少違故于書凡成誦無忘者曾與鍾散人先生論史諱鳴鍾丈左袒龍門而先君則軒扶風因互暗誦苟為一字即齏一觥蓋鍾丈遂頽然云鍾居呂城鄰長姑丈王崑源公故每偕遊此姑丈所見而談呂勗以修者伯兄則曰此胡足異蓋見于席間有送邸報至者俄閱畢本已付僮持公客或問有何大政則言某論某事佳輒舉疏訖首尾矣文既早成于邑之才士要結為友于是有練湖會業噪于時鳳阿姜宮保公官南都多里居延致諸在文會者試之拔尤十人而首先君謂不下其子養沖奉常云恒給餐于祠使其學焉卒之先君雖後養沖先生而亦成進

士餘九人多呂次得科貢起家故養沖先生雖早貴折節于先君友誼之摯比于蔣明石十二丈劉心乾八丈云蔣劉二丈則無月日間不同研析者蔣丈英邁劉師端慧其契迄生歿無間焉若豫章立見南少宗伯為塾師于吾邑先君偶見亟賞之邀入文會于是主家始加禮敬歲相切磋蓋登賢書始別歸其能藻鑑善獎成多此類而立公其著者所作藝雖為識者重而清古不與時格合其試童子呂首拔于郡于邑者皆一而不售于學使者既冠始為弟子于博士又嘗為學使拔第一者再而不售于鄉闈卒不肖貶技呂投時辛卯逾三十乃為赤石陳公所取公所取士十人而九成進士先君最後其困

公車又十年同館諸公賜祭之章蓋李集虛季伯所撰有曰一辛而
科再辛而第上下三辛為君揮涕良紀實焉其鄉試呂論拔其南宮
試則司衡為北海馮琢菴先生素號博學偶于啟牘得而滌登之皆
危失而危得之已而 廷對策首輔四明沈殿學所亟賞又為同郡
先達所忌掣置束末知者皆扼腕遇之不幸而先君無介懷也同門
嚴所吳公謂曰古文詞所遜惟兄兄預館選者請避三舍先君笑曰
四郡中上海太倉兩及第若郡龔蘭谷雲間李集虛皆京兆解頭也
無不在選江南詎有五人吾資當得別駕告改司鐸覓近地歸養二
老人矣而光學抑所唐公巨本房佚先君也誠四吏強促試時已昨
飲醒甚比入即隱几臥蛟門雷國久有歸志呂和李太白送賀秘監
歸四明韻命題諸進士即韻古無能全舉州堂集中五韻者方聚諮
顧有一人鼾睡撼起之若習其韻獨適邪先君訝何所指既視題謂
俟少醒憶之連進苦茗取幅楮書全律相示四明尤賞斯作復為同
鄉故抑置自後凡二十試為第一人者李集虛得七先君凡六漸啟
同館忌故冊使出因請終養呂歸時立 東朝封三王之典議久始
決乃大封諸藩而楚最為人指名或欲呂啖先君先君從同館先進
鄒明龍先生習聞正論託江行險恐貽二親憂旬改近藩遂得持
德府平度開國節登岱宗覽古稷下之勝而乃侍子舍焉自讀中秘

書卒業授職其立 朝僅浹歲時神廟中載豐享亨豫大之際西平播
東警閔白見謂文恬武熙且自江陵開禁學之端而溫陵之書盛行
吳越間士夫多羽翼之于是二氏術熾而京師有妖書之禍先君遵
封史公教于學無所主名于交遊泊如也時 上治洽 祖恒不視
朝故起居注為廢職當國見先君使至即笑曰又來欲得起居差乎
至是益杜門蓋封史公不欲呂學名即荆川先生近在百里不入其
壇坫先君因是于明龍先生修吾李公皆呂正學自任者亦敬禮而
不款洽焉妖書之震不于躬亦因呂畏仕途之險而斂迹與趙州
者余氏之所自原而族亦故衆時來修宗誼而宮中有郭貴人罷亞

于鄭貴妃睦所出也會有節宦貴人呂所徹餽郭及舅黨內豎因憇

蓋

史貴人詞林有某南籍而北人蓋亦魏諸足引呂自張于是呂舅甥

禮請通先君笑曰六世而袒免吾于趙越六十世矣何能序昭穆邪
婉謝之且誠趙諸族曰貴人故事 皇太后承其旨佞佛遂甘蔬食

是即其福薄微若亦宜勿過懼不能及鄭之赫奕也即及吾亦不欲
有是已而貴人呂孕產卒時先君歸已久趙諸族幸聽誠不有露句
有 詔寃所賜寶履止累及郭氏賂內監呂殉墓對得免波累諸族
乃服先君之見遠云都諫公遺產僅千金封史公好客幼同研席歲
必若而人既長見志學者有才者亟獎引之供饗殮焉又更倭亂遂

窘甚先君畢姻未幾輒令自爨止付麩半斛焉則惟吾嫡母丁孺人
是賴孺人世居東門考曰來泉翁隱于塵而有學行自荆川先生外
若龍谿王公太冲袁公皆禮敬之過丹陽郭必晉談經曰少鶴先生
則翁諸昆也嘗同過封史公于塾中見先君而罷之因字曰孺人歸
方三日封史公微恙思食麪而市者率析條不細弗肯也孺人輒太
上服自製且進其條如縷封史公異而詢之封孺人曰新婦所供對
曰是不媿桓少君矣喜而盡餐遂霍狀孺人幼稍習誦讀知書算先
君把卷伊吾外它無所問憶孺人見語一日務冗令先君數、十錢
與菜傭每誤因導之曰五置一列俄小几已徧因笑苟需數百當先

列兩長几邪嘗歲宴百通蠟集先君謂代巡使者觀風吾郡吾文當
不出三名行足辦矣迺除齋夫持封卷至乃殊殿僅費三星怒擲憲
外池中歸而封孺人讓曰即三錢不足具數日供邪孺人曰渠自負
大度故不屑此封孺人復謔若壯大又食多費多矣孺人因謂觀風
固足定士衡乎往尋友自慰矣俟先君出急忝老婢之母家告曰故
孺人知先君子人無俯仰志恒亦無所求于父母茲無所之始往告
比半道而翁所遺女度歲果餌饋酒已至婢往則又倍曰薪米焉孺
人指嘗所餽物謂母家者餘則謂藏有隻簪質得爾故先君貧而迄
無內顧憂則孺人有已成其志也封史公客至論難必更僕番飲食

禮甚肅就席諸子侍奉觴豆即退比散又趨而送客不同飲也先君
必讀俟于書室恪遵其儀節孺人莞：一燈績而聽命呂時或需治
餌為貳也先君善飲酒每遇友課藝談義多醕酌爾友多貧恒飲于
肆孺人婢配能三為僇夫食其力暮歸使徧盥頭燭先君歸孺人
則又念二叔三叔亦無僕三叔尤姑所愛安可不遣往迎而又兩叔
不時同于一肆則更它走踪迹之時或子夜皆醉掖負歸無怨言呂
忤封孺人酷憐少子屢召三叔酣失乃遷怒而詬于孺人室孺人勸
之或加怒雖退無所後言吾母恒舉呂為訓謂所數見云孺人十九
歲舉一女後歿二十一而得伯兄遂不復孕每呂廣蝨斯為言如先

君食貧何幸卯甫信亟嘉可酬吾志願先君尼之比上公車輒因媒
媼謀其事陳老者聞孺人與媼所言則謂賢哉媛也即進曰身有女
不至陋儻可備下陳乎孺人喜甚即呂歸則吾母也時尚未笄先君
罷歸謂若僅三十何慮不多男邪孺人言舅姑時呂生君遲為憾今
兒十齡不再孕安可使二老人七十而孫枝子立邪及吾母舉仲及
不肖其所呂撫鞠殆不可悉記先君既三赴試不售思妨正業者應
酬文詩及酒也將戒而靜習獲微祿呂逮養孺人則語吾母吾奉舅
姑供賓客饋事少暇晷夕不能勸讀矣篝燈進茗汝職也于是先君
坐起小樓夜必盡椽燭跋蓋閱三月餘而辛丑乃捷恒言讀書良苦

雖資敏非無閒弗有成也故竒仲兄慧甚而但令讀古經史不為舉
子業曰若父受困矣無更苦吾兒也當奉 冊使差歸封史公已逾

八猶如壯盛年益得招老友談術論文即呂字畫音律請正者靡不

詳告故日不下十許人需供具者先君悉承志無怠故窘于財而不

能俯仰之志彌厲嘗道淮上時督漕則修吾李公有聲海內與漢元

禮埒顰笑莫不屏俟堅番先君見不無驕侈意因辭去巡鹺者同年

士也且維海之役號天下腴有富商者業巨千金謀先行所中鹽亦

恒習也鹺使者宴先君酒間使其子出謁已登鄉榜矣因呈所梓文

藁請序既別覽之則曰吾苟呂此事羈必無辭不為序理如序之識

者不併吾訊為不通哉亟返棹其疎于干請率如此平生所最契友

自蔣十二丈劉八丈外若養沖先生呂德業相勗金壇節儒孝王伯

橐兩先生則呂經史文學相訂其書札往反詰責懇直有古人風至

呂詩文而友者不及悉當顧端文高忠憲二公于東林耿庭懷令公

于琴川關講壇益歲造焉取益而已不欲有所表見而于交游子弟

若任希顏先生及滿伯升氏則引至其地受事焉稟封史公教雖盛

暑衣履必飭曰此禮之閑也未有不整齊嚴肅而可言學者故伯兄

承之猶得曰誠不肖俾是遵云性淡于榮勢貴顯逾己者即藐之卑

弱于己而不諂屈者必謙下之 冊使時道齊某邑吏謂令宜素服

謂今日上之持節使誠尊乎過客耳非監轄也詎必屬禮臣絳服見顧大趨之見撫若藩臬長咀美焉因呂獲薦同邑常養田者迂士也讀書不成呂人材赴銓來見與之言多厭薄世之趨附者則大喜之京邸有閒屋遂番使寓得杭某邑典史則為書數封致其郡守理若監司且戒下人曰常君吾契友無索錢始為裁牘也常至邑廉甚胥呂例請納餽訶曰要錢則典史不要錢則御史若欲污我耶聞則益重之而里中傳為笑柄曹君道閑者封孺人從孫也于母黨最貧性愚而介養于家者數十年其取人在俗好外多此類殆與眉山之不合時且相似云雖頗好古工古文詞狀固苦之手藁又嬾散不輯道閑表兄屢請之乃屬為繕成表卒後伯兄謀付梓養沖先生見之謂奈何不使與讐訂役而不為弁一言邪携太遂呂佚別從故冊及友家徵錄為十六卷同門孫圖南先生為訂序刻行于世先君呂神宗辛亥冬十一月十三日卒距生嘉靖己未八月七日得年僅五十有三先是冬月營墓封孺人雪中徒步十餘里不無哀悴既為封史公稱九十壽觴極其勞費呂承歡又喪季弟懼封史公之不樂也恒呂為憂其十月封史公稍違和則驚惶甚徧邀郡名醫不晷刻暇俄遂致疾即謂醫曰恐吾父固無恙其子不起矣竟成讖云孺人後十一年呂天啟壬戌八月六日卒距生嘉靖壬戌正月二十九日得壽

六十有一蓋代先君孝養封史公者一年代延師呂課子仲兄始習
舉子業為伯兄承祖父志凡邑之有學行者及它方游學者恒延主
于家孺人輒尸養無倦為伯兄續娶婦為仲兄畢姻皆郡大姓則為
飭治居室不仍弊陋舊務稱禮協情為孺人遂亦善病因命而兄各
爨而獨與吾母庶母若修及妹自食止取畝二十即舍廿間餘悉界
伯氏使呂經賦役營墓祭其僕則取先君所用有翰辦者屬修謂若
皆成立是兒甫穉需此奴輔之蓋先君所遺不三百畝而其喪與封
史公皆未墓不肖與妹昏嫁未畢度其產不足呂支故自約給如此
卒之罄費仍不足供而孺人所僅取者猶使^修得供兩母蓋其慮周

于遠如是先君凡舉子四男子子三長明永嫡孺人出邑學生壬午
鄉舉別有狀次念永妾陳氏出邑附學生娶丹徒縣參戎竹嵩王公
次女季則不肖^修季也陳出原名思永邑增廣生避廟號呂字名

娶同邑附例太學生太初顏公長女女子子一嬖王氏出字同邑辛
卯同門夷陵州守圖南孫公六子邑附學生胤章：不幸卒妹遂往
拜其殯而不再字其母則年二十三為先君守志焉以天啟癸亥葬
丹徒倪于米脂山之新阡後二十五年呂堪輿家言遷于金壇則丁
酉三月初二日也孺人同穴吾母附于旁焉不肖既不及識先君無
能詳其言行即先孺人見皆雖年已十五狀所見止惠教羣婦慈撫

穉弱之德于事姑嫜睦娣姒諸行不能悉憶幼侍櫛見頂如錢許無髮請問之則為言初至作新婦五鼓治妝往候姑及從姑安未啟戶却反不敢臥恐髮亂失禮久而倦使人扶其項少假寐輒為簪珥所震而寤逾月髮且墮遂不復生則其敬慎循婦道可不問矣三叔母早世二叔母則修見其相遇敬如賓而歡如姊妹叔母女之適陳若郭者歸寧多不在叔母鄉居而孺人番之經月時其與夫使往省叔母即又迎至則其和洽無間隙亦可不問矣故據所僅見僅聞誌此百一不肖男修季百拜泣述

孟門公傳

趙在周季為四戰國先大夫之食邑于睦殆亦由武銘勲哉爰是後裔多呂武顯若越海門若吳鎮江列在盟府微論矣在三潭時用韜材著而孟門公則武而兼文有古儒將風公名清明字文父幼攻文藝研揮三聖十翼之精時里近黃墟則有若殷同仁先生山城則有若東懷玉先生共講聖學公從之游而又為殷門壻故其所造沈靜毅正遇事克任而外無矜張雖攻文而不專浮詞焉 神廟末禩士風日靡而播與關白兵端寢熾公既才擅文武故僅呂決拾之技韜鈴之說三售于武闈蓋己酉壬子乙卯連拔前茅猶思大有所成會

熹廟初戎事孔棘司馬亟呂材掄俾總永嘉後隊呂防海功晉粵西
備乃尅羸之域距交人通用能墾屯練兵招撫地著節制土官兵載
而勞弭交人以綏烽燧無傲監司上其勲 詔予加二級銜未幾擢
山海關叅將則遼事已頓公呂拮据成青盲疾乃致其政呂歸凡三
任皆岫險洪濤密箚上猜下攜而恬然處之非學有得而能狀耶惜
未授大任呂奏橫海樓船銅柱金城之績狀其識畧于馬伏波趙後
將軍亦殆庶哉公歸絕口不談兵事即城市不時入閉戶靜攝呂課
子誦讀為娛故子皆楙學克自樹長子三省早亡次子夢珊長于詩
文三子三捷邑庠增廣生四子三錫富于文學顧阨于時會惟隱居

教授呂承公志云

修季曰公于伯兄嵩季為族叔而同歲生南之克齋叔亦狀相善也
叔每見必相期于世有所建立呂振家聲自營州歸與兄私談輒切
切危彊慷慨至泣下伯兄殉于雲間不四年而叔亦卒殆亦憂國歟
而神傷故不至大耄與仲子夢珊才而善八法伯兄嘗賞之觀亂奮
居江右幕職知不可為棄歸自放于酒以終其身焉

文集九

丹陽睦思永修李氏著

偶記

魏武殺禰正平楊德祖咸曰忌才豈一世大奸雄乃與空梁落燕泥
同見邪蓋揚公四世清望朝野具瞻漢社稷臣也故殺其子以卜在
廷諸臣意嚮觀其慙懼下教與揚公又令內與揚夫人書陽示加重
以解廷臣可見當日光景即可見阿瞞微意矣至于禰生眾辱之即
怒而加刃固亦恒情假手黃祖正見奸雄本色耳

卻實和詩評

輕清圓脫固據詩家之勝佳什于此四者饒有之矣狀款詩如彈丸
正不易言要從不驚人不休入乃可若謂最唐不能姑為中晚却恐
失之白香山廣大教主不惟不能望杜陵似軻川鹿門猶當以少許
勝之否屢晤承及宋元詩之佳竊疑不無從此入門雖沂流無不同
源正不若在瞿唐三陝滌紆百折以觀放海之奇也景陵詩歸襲之
多落纖險故攻者翬集平心論之其謂詩以五言古為主而諸辭分
應唐以杜為主而諸名家分應不易之言也吾兄想病夫纖險故忽
而不觀實則在兄乃對治之要也又填詩亦能貶詩格替人譏少游

又待入小食調可見狂瞽相規欲且屏去宋元集小詞而玩詩歸或
只玩所評杜選雖未盡杜亦當進于沈鬱格既一進久而自狀則輕
新圓脫有不期狀者錢劉直瞪乎後矣辱託知己不敢不盡言想不
臯

偶書

志在學道當有許癡態則富貴利欲之見乃忘即立功業者亦當有
許癡態則死生成敗之見乃不過計至其觸境能轉彌久無懈智力
皆須二十分狀則其癡正所謂勘得破忍得定世人視之以為癡耳
若以愚行詛詐及頑鈍以為樂者不得託于此

為學定規示次兒

六年治經書四年治性理綱目十年乃成材此余素持之論也任世
人百言捷徑勿為所惑而其本在小學內篇務熟誦力行始于衣服
飲食言動在鄉鄙宗族尊長前無過勿見人科頭跣足放飯流齧嬉

笑跳舞者多便以為不妨此人獸也外不敬則內不靜不靜無心能明理之事戒之戒之

四書大全要三年工夫反覆看五六遍以求實得但依樣畫葫蘆看過掩卷茫然將或見一時名人妄說反疑正解矣時名人翻駁求勝最是一段務外妄心若眼光未明輕看其議論必引入邪徑只依我所評定大全看熟有个根據方好去涉獵他書我非于此用過十餘年功亦不敢自信也

書經大全只消一年足矣更不必看別講章餘經只易不可輕看詩春秋禮記亦一二年足矣故大約限以六年

性理不可揀後邊好入目者看起須如次序看任太極圖注等看得頭昏眼花正是好景象心始逼拶得細有透關機括接續看二三編方可擇切要者常閱 綱目先通看一編後只逐日功餘續看可也

經書性理不明看子書便為所惑以其所言之理澆渺似勝聖賢也看史不能實見是非以王伯未辨則私智小術以為足乘便就利適以禍世也經書性理史學通而古文詞詩賦等破竹矣何必如文人習論斤斤西京盛唐師某大家某大家甘為奴隸哉若肯無理解徒驚博覽必點破句讀論字愈博愈昧而已尤宜慎之

題族孫爾需日課簿

學無古今異也而學之者異古之學凡以學為人也而今則惟為文
誠學為人則必謹言敏行于三物是勉斯以得于心者措諸詞章而
文自莫尚僅學為文則徒知弗行非不言本忠孝語析仁義然襲焉
爾于自得之旨茫如也蓋學為人則心能敬敬則志氣精明有弗讀
讀始辨白無譌也有弗思思始通達徹無窒也何則也敬則心有主也
而人徒求之詞章雖鑿然究于新陳奇正之數殆相馬于牝牡驪
黃而非神駿之真也朱夫子有言小作課程大用功力謂務熟不務
多也使但所課不失而非于心有所入則不能深思自得即讀盡四

部亦書篋而已于課程乎何有爾知勤于課矣如不以聖賢之言一
自體驗于心吾恐讀書之亡羊與博塞不甚相遠也必以課日者課
心然後可言為學嗟乎孰知此正學文之妙諦也乎為書此以警之

偶書一則

鼻余嘗謂二氏有可借徑者學人靈心不開當用釋氏止觀法元氣
不足當用玄門規中法夫丹書言長生久視不足論獨其守中所謂
捉八脈以歸元能使心息相依則精氣神自凝結而不散亂可以漸
致氣腠充泰此其理不惑人可無多辯至止觀之理亦與主靜之學
不遠後又改為參話頭亦不過以人心外馳用此收攝入來逼拶既
久心光透現徐以貫徹諸事物之理乃易為耳無如彼全用沒理會
語如竹篋拄杖露柱等所謂金剛圈栗棘蓬銅牆鐵壁言思路絕故
光雖透而盡掃義理高子所譏只是無理是也近日人羨彼所名善

知識者多初不識字悟後詩文種、皆通以為奇詭不知吾儒潛心窮理及其融會而一貫其慧解當百倍之但學者未如僧之精進尔彼其結制行坐以炷香為候稍困眊及閒思者即加樸責如此百日或經時晝夜不昏散此中安得不煅鍊出一二智慧人哉學者能以聖賢語言求得疑處把作彼之話頭豎起脊梁日夕澄心定氣行思坐念效其不肯不觸如貓捕鼠如雞伏卵俟其渙然冰釋此正所以返于無思無為之靜安得無感而通天下之故之用乎主靜立人極在此若古文詞若詩賦以至應舉義不啻遊刃矣昔達觀因參張拙秀才偈至九日面皆紫漲勇猛如此其詮解文字妙絕一時直悟之餘尔吾徒悠、忽、不能如彼用力而徒羨其奇不為所笑哉恐知借徑而又失足墮其玄中故縷醜以告有志于學者

修山居漫書

替^音徐子仁關書室採礎未至欲亟成也命匠規木為之或以不堅諷笑曰木礫雖不堅當堅于徐子仁時傳為達冬歸偶折破屋使稍可橫肱寫閱盡斥牆孰別用不能置憲從鄰叟白歌曲無用竹裂而屏之亦效子仁意然子仁出于餘力故以不待完美為高顧僕且致為工直逋累安可妄倫擬邪因署窗曰編籬暄散帙抱瓮潤滋蘭題土牆翁曰俯見谿仰見山遂妄葺谿山野屋右借松左借竹因浪稱松

記伯兄華亭歸殯事

伯兄嵩年先生夙有文名且八法久為人重故其署教于華亭也不
惟多士以學藝相質即游客之挾詞翰者恒過從司訓某君因趨迎
無間旬日抑得飲杯七焉既伯兄以忠遇害殯于署西楹禮也前訓
未掌印訶門役此官衙安得置不祥物怒欲加笞僅免以語伯四子
雖素識此訓訝其無情謂役無恐當見而折之不意未久而新任教
諭者至役益恐亟問計安出因念舊同僚尚爾今即欲昇柩非一人
所勝姑謾言若有所問即引我見不妨已而新任者為廬州劉君名
陞公座訖不問也伯子入見顧柩前植有餘燭劉出伯子禮謁劉掖

之起乃言先人不幸匆劇不獲歸不得已溷冒公所辜不可贖劉肅
然曰此一定應爾吾重尊公誼公座後即具香燭禮之指曰今尚存
非誑也教官為君父大倫而死不殯于學宮學宮所教何事昨門役
懼懼口稟此下人無識者豈以疑我邪次日復入謝遂懇求所以歸
觀之計劃曰府縣皆署事者怯懦無足與言有司理以查盤至似可
以正論動之而鎮守武弁當具一呈請其彈壓卒伍則他無所慮矣
從之司理果來致聘府縣亦從風而靡守弁批呈允行于是劉君出
票集諸生使送故師發引劉素服自坐一舟送出郊諸生門役列涯
上從行兵丁立觀莫敢問得坦、出界焉彼司訓生相款洽甫碎而
恣睢若是茲劉君相去將千里顧素不相聞問而以同職故竭力為
周旋人之厚薄相去何量哉往先伯元歸葬不肖避居山僻不及詳當
日事昨伯四子適暇始以語余因亟述之尚惜未悉其字號俟遇皖
城士友一詢焉

漫綴

都玄敬之立言不朽而猶有著書自閭之誚楊用修之襍纂寔繁纒乃
尚來遠成莫證之原故印子文一生不論古人而阮嗣宗有論必託
往哲

玩圖書者能畧其華墨而賞以神情閱詩文者反舉夫言詞而遺彼

指趣

春韭夏菘老圃自甘五畝左圖右書小隱何羨百城
友不必廣亦不必日接常使吾意中懷其為人真吾友矣書不必多
亦不必精飾常使吾目前見其所載真吾書矣

某總河壽啟

代

瑞叶生申日浮降婁之竹箭陽欣啟卯澤溢淮瀆之桃花千檣快覩
于安流百甸永承于暉吉矧旁分南斗之符敢不切北辰之仰恭惟
門下朝崇梁棟國藉咽喉世傳黃海之鴻文躬挺金臺臺之駿譽柏府
霜森不僅人稱驄馬皖廬春盎久看民仰犢牛茲統輓輸之任彌騰
井牧之歡戢軍即以綏民理屯允能裕國肆頌喧于萬口竊戴侈于
二天幸當降岳之日宜告榮碓之期某忝職西曹兼司東府雖切糾
察之勤實孤蕃衛之寄伏願仁于人暨福自天申春臨暘谷當義仲
而晷益加長望乃花朝今載鬼而光尤復旦流靖魚臺派安馬頰祿

與長河而偕永築歌瓠子修記芍陂思將國計以同休某地筦江城
時當春汛末由趨覲徒切馳依短疏聊陳託江雲而瞻甘露菲儀載
布因治毛以勺惠施匪云陳昌熾之詞亦以並軍民之祝

奉賀君用元元配丁太君老嫂六十壽序

昔我外祖來泉丁翁好善志學所往來多大儒而又有羽流清淨之
習若尹蓬頭真人則時寓其家蓋後飛昇於海中云為丁族營兆域
傳方藥多奇驗而外祖父母諸舅氏皆壽考所生女亦多淑而壽者
若先孺人受暈錫恩篤生我伯元今孫孝廉之祖母逾九袞其彰
者若吾嫂君用元之配其淑為族所稟型而其過或未協其德人以
卜後福之未艾焉元讀書未就去而督耕以治生倏遭叔母變構訟
不已嫂所為致慇勤以求氓釋于叔姑者無所不至姑佯厚遇之且
甚愛嫂長子璋然退即相許如故嫂卒無所怨其勸元使不失從子

禮者究曲盡其誠則其安恒睦于媯姒間靡不合宜可不問矣况不幸早世嫂未四十舉季子理甫晬也且產以訟傾因攜子居母家斃斃拮据日事績組女紅使子克成立諸子又以少孤廢讀然能不為曲譎所惑誘則皆嫂代終嚴訓之力也蓋其慈又若是仲子又短折故謂行淑而遇未協于德自當受未艾之福于將來者此也以稱未亡人甘齋素歸心西方教所居者昔諸儒及尹真人所遊寓之里也闔門見者來泉翁羣從子姓也兩子所交皆毅慤有氣槩之士于是于其登六袞繪圖而升堂以詳謂不佞曰往姻族有稱觴慶惟若伯氏嵩年公是司筆墨今子不可以無言余謝不敏因言嫂氏之壽式孚于易矣嗚：終吉則有之甘節則有之于以利女貞而富家惟是予以節罔過而受茲介福惟是曷取以徵則有余外家之故事在衆以為無阿也遂命之書

康熙己酉菊月之吉

弟鬱麓樵思永

丹陽縣修城隍廟疏

攷之古禮城隍之神蓋國社國厲之祖云故會典四神厲祭惟神司之而四境社稷山川丘陵墳衍之祠皆統于神一邑之風雨災害兵疾諸變莫不是禱神亦必嘗請命于上帝使一邑之民食其福奚微之夫吾邑在天壤不啻太倉之稊米彼充豫荆徐秦蜀晉代之于古為烈閩越百粵之寢戾于近世今皆瘡痍而不遽復其生聚亦僅出劍林血清中而吾邑又嚮于南北幾何而不刈及矧數年旱澇存至狀猶室家宴如士女盈、則惟神司一邑之命而上請也狀則聽于神可乎曰城隍之神實與民之父母分幽明而治者也福極之錫上

敷之則災祥之應神效之正也善惡積而未彰則造化之靈每施于
不測而惟神奉行之將民之父母亦在轉旋中以受天之所嚮威此
神之所為幽有功于邑而明亦不能違者也雖不盡緣神以為治而
神能輔治以有功狀則邑之當效命于神也信矣夫神之澤一邑非
神之私也狀頌不可以非私而忘之邑人之公也倘視神為奉天之
命以澤一邑而不之欽承猶視民之父母為奉天子之命以治一邑
而不之愛戴則為頑梗為滅義天將重之罰而能長邀此生聚以室
家宴而士女盈未之或知神雖念切生民不猶父母于孽子少寬置
于懷哉故修葺神廟以妥靈即邑之綢繆其室家以避侮焉耳不狀
神之和土穀以生人殤不為雷而逢不不若亦久而今愈微矣而忘之
哉為民父母者與神同功即與之有責則是報神者並非邑人之私
也是古者諸侯事國社國厲之禮而天下為公者也余不佞敢不拜
手矢言以為一邑告

圖

宗師圖書

